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八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一

宋 楊萬里 撰

尺牘

答蕭國博

某伏以即辰仲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景伯國博鄉丈  
教胄溫衆物望歸赴天棊可大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  
餘生乘化歸盡自放自棄之蹟惟幽屏之不遐淵潛之



不深姓名不入修門書問不至朝貴久矣誠不自意平生故人不間雲泥之異勢不忘貧賤之素交墮鯉封之斜行寫鶯鳴之軟語諷暄涼而訪生死自視陳人何以拜此成均封殖棟幹之圃也異時位三槐間兩社者孰非由此塗出願言寶珍之即對越西崑南榻之除以梯乎鸞坡鳳池之歸也某棄官九年回首雞聲茆店之月渭城柳色之雨久寄絕交之書矣而三子出仕中男次公去秋之官鴈峯長男長孺今茲六月又之官南浦小

男幼輿九月又之官澧浦其勢不容不東征遂子如曹  
大家也必不得已從其近者莫南昌若也又怯暑行冬  
春之間乃可作汎舟之役耳來秋次公秩滿來歸老身  
始有還舍之望兩年之間未有息肩之期良可憫笑抒  
謝不莊伏惟財幸某恭承命戒先國太挽章靜菴記文  
塵封破硯逢蠹管城久矣閱勉各紬數語以塞盛意公  
家醬瓿當曰吾太公望子久矣荷荷

契家台姥即日恭惟受祉山則有之使否願承命幼輿

每蒙燕集盛禮以開其客愁而紓其旅瑣感哉不淺寄  
餉水芽當為君開包碾春風煮湯候蟹眼也正恐無五  
千卷可搜無十年讀可攪只與杞菊藜莧之腸背借一  
耳

答胡左藏

某伏以即辰暑雨知時惠鮮秧兆恭惟季解判院契丈  
容與鴛行式法大府天棊勤肄台候動止萬福屬蒙便  
了啄門賜以先集已嘗抒謝小兒來歸重拜誨帖且餉

以黃草龍目離支矜之以為暑服則大勝細葛之含風  
擘之以拈春酒則未減紅綃之累玉降拜珍投則百斯  
感某棄官九年所待一死自分與長亭短堠永矢絕交  
矣而三子出仕中男次公去秋之官長男長孺今茲六  
月又之官小男幼輿九月又之官其勢不得不東征逐  
子如曹大家也必不獲已如從其近者莫南昌若也而  
又未能暑行必也冬春之交乎至來秋次公秩滿來歸  
老身乃有還家之望兩年之間未有息肩之期良可憫

笑都內之署相州穉圭蓋嘗居之矣相業權輿不在茲  
乎惟珍重以須

答袁侍郎

某伏以即辰秋已小立暑猶未退恭惟宮使殿撰侍郎  
尊契文奉瑄祝釐潛天見聖身在霞外望屬寰中三神  
扶持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婁咸慶某昨日有自城中  
來者得報賜妙帖示教新作家人卦解義詞約理明如  
斧析薪如水赴壑二五兩爻尤為易簡若察此破竹之



鋒不數日可了此八八卦矣何必如某旁搜幽討枉却  
十二年之燈火乎倚撫風火等詞皆切中二豎所居者  
醫和之目那得遁疾當問聞而藥之也感極荷極易贊  
敬為書一通且妄下一轉語又未知道者否晦翁可痛  
孔堂兩楹遂折其一其闕吾道之興喪非細事也亦既  
遣人弔祭之得其子文之報章矣敢復以為朋友唁也  
願言珍重即看賜環

答徐用之知縣

某伏以即辰亢陽過中高寒已早伏惟用之知縣學士  
寮舊久御祥琴孝思未憇神介台候動止萬福伏蒙誨  
帖命戒先文處士銘章業已宿諾何敢固辭顧老病微  
軀文思荒落久矣先是此等文字多是大兒代作如錢  
侍郎仲畊孫檢正之父諸銘吉州設廳諸記皆其筆也  
唯莆田陳丞相葉丞相建昌張彥文尚書新安程給事  
元成諸公銘詩乃平生或思或游之至深厚者不免強  
為牽課耳今君房遠出禦說去家當徐圖之或親作或

今取代未可約五日一水十日一石也幸小紓之如已  
就托黃廬陵轉致差易耳即聽新除

答廣東雷提舉

某伏以即辰凜秋過中顥氣以爽恭惟提舉郎中契丈  
玉節光華使星淵在霜日所映海波不興三神相之台  
候動止萬福某老病幽屏死灰不燃平生故人不待寄  
之以叔夜之書而庭久無退之之跡矣契丈盛德無兩  
高誼寡二獨迂拂天之旆左顧釣月之灣父老縱觀猿

鶴呼舞賢者自為人所不為墊人有以致此客則否矣  
遣騎墜誨撫存狎至先之以東京之玄纁申之以司業  
之酒錢至於寶熏名果重索照坐落英槁木頓回生意  
冷窓凍壁皆作春溫書史龔生又辱收補槩人支賜月  
給某無穎士之才安能使役者見愛而不去非故人此  
舉則掉臂在旦暮耳多詞不足盡感之一字未見願言  
愛此大業即還第頌之綴慰此老懷

某悚息再拜敬問契家台媿即日涼秋恭惟尊尊幼幼

咸集純嘏有委不外大兒前月二十一日已交職老身  
就養小須小男冬間之官澧浦然後議此行其上春之  
間乎今親伯珎近方得書過望過望

與衡州知府趙判官

某伏以即辰癘秋一半顥氣高寒恭惟判府判院新拜  
魚書輟從鷺序高才乃建幕府初開神天是字台候動  
止萬福某謹齋宿奏記司契仰惟財幸

某自慶此生親見近世麟趾公姓異人材立時則有若

莊德之詩文時則有若德彥之勲賢時則有若從善之  
才氣漢之政駿唐之白賀方之褊矣今又側聞判府判  
院妙齡嶄然卓詭絕出揮五色筆州三千牘掃千人軍  
與寒士一戰而霸姓字卓犖光映千佛名經之中鳴弦  
壯縣則如桑下之馴彩雉分月名城則如竹西之寫烏  
絲晚登春風玉笋之班已藹秀出班行之譽翩然厭直  
自詭一麾清氣開衡嶽之雲高吟動湘江之水借曰遠  
民之福其若海內之望青規紫禁式遒其歸子淵所謂

可倚而竢也某老病幽屏姓名不至朝貴之門十年矣  
天誘其衷中男次公幸得走趨大府牛馬之下陳因之  
修敬惟一攬而擲棄道旁云

某惶恐再拜僭越敬問台閣玉嫵即日秋清恭惟尊尊  
幼幼受祉山則廬陵有可效老聃之役驩以承命

某惶恐白事中男次公筮仕云初殊未更事幸得充員  
衡之安仁監稅仰事仁賢之主人所謂人各有一天也  
儕以慶雲照以德星霑以膏雨舍魯何適矣不勝舐犢

之私仰竇聽衡之公無任主臣

答南豐陳宰

某伏以沆碭過中高寒已早即辰恭惟判縣學士契兄  
三月報政千室載歌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敬上  
記以謝先施未見願言愛重不貲之業對越選表之除  
至望跂跂

某間者濶焉久不聞問懷賢念舊一飯無諼遣騎墜誨  
再披三讀恍如瞻清峻而聆宗瑋也鳴弦幾何時而學



道愛人之聲與風俱來以儒飭吏故應有此不敢望於  
他人者耳某老病幽屏道旁之標過者不顧故人相存  
之意誼風凜然足以追舊俗而回之感嘆不足抒謝不  
莊悚仄悚仄

某再拜敬問契家玉姪即日恭惟尊稚受祉山則有委  
不外大兒長孺前月二十一日已庀職南昌小兒幼與  
咸陽客舍每辱臨存尤感故意之長也諸司惟俞漕甚  
厚今納一書因便送達契兄何待於此餘皆無一日雅

金匱要略卷之十一  
卷一百十一  
頌貺麗參至感徽筆二十枝聊伴空函匪報也

與俞運使

某惶恐白事故人南豐宰臣通直

名與先人同  
從同從市

文學政

事加人數等所至吏畏其廉明民咏其慈惠某與渠乃  
翁中書舍人安行兩同朝著情誼如骨肉父子交游二  
十餘年此郎今宰劇邑盤錯根節袞沸湯火墮男其間  
不敢不勉然非外臺獨有之天憐以慶雲庇以萬間涵  
以滄海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某敢以為託渠今歲季夏

方在職耳三月之間已有美聲年歲之間必有可觀恐  
差次部吏此郎得在門闌桃李之下陳不勝幸願之至  
與羅必先省幹

某伏自先幹文直閣過普州之後久不得書去歲十二  
月入城見益公云仲憲十月一日不祿聞問驚悼涕泗  
交頤不知到官幾月竟以何疾而終天文文人三子十  
一孫惟先丈仕官方將光顯而遽罹大故吾親萬里護  
喪經澼瀆出巴蜀歸塋里間不使其父為旅櫬客魂千

辛萬苦歷盡艱險可謂大孝老懷忽聞未歸悲喜交至  
歎重歎重久探無消息昨日得季周報老疾之身久罷  
慶弔一二日間當遣幼輿奔慰先此奉唁且致薄奠更  
宜節哀以終大事不悉

答羅必先省幹

某啟清曉已專僕奏疏馳慰尋當聞達行李交至伏辱  
手筆赴告披讀流涕不勝悲愴護喪遠歸已即宅里又  
為之喜也即辰秋寒云初緬惟息肩小憇孝履支福卞

歸豈無可委襄事有地有日否京丞相親與某言渠家  
上世皆用浮屠法葬之水火每歲寒食只來江皋酹酒  
三爵燒紙錢數束卽是上塚而京丈少年擢第致位左  
輔可以見郭景純風水之說繆矣景純自遭王處仲所  
殺子孫亦無顯者而後世猶惑於不識字之山人仲謀  
价卿屢逸考妣暴骨再三以求富貴反招短折之罰老  
夫家中三世窮儒並無風水願勿泥此不悉

答本路安撫張尚書

某伏以即辰一雨既霑顙氣初爽恭惟判府安撫華學

尚書聽履星辰移次翼軫元帥崇嶺上流繁雄五月政

成三神慶集台候動止萬福列仙之媿受祉姦兆某老

病罷毗受一廛於二天之下齋宿奏記孔夙不莫而兒

輩未行之間誨函已從天而降矣宜先者後宜和者唱

挽天河傾東海不足以諭此忭也惟老牛舐犢之私仰

恩永壺玉衡之清退而省焉謂借不速戾於至公亦當

見笑於大方敢圖仁教答賜恩書垂華星而落雲錦諏

茹煩悉撫存幼愉先之以不忘于湖榜尾之陳人申之  
以尚憶蹇叔坐上之半面夏諺謂貴人多忘始亦信之  
今其然乎否也大兒學製之初當此巖邑微仲尼上律  
之天情之在上子美突兀之屋庇之在下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而來誨諭以舊令小縱胥輩不聳聊致詰政使  
承後者省力父母昊極之德何以尚此某與老妻相語  
府公恩斯若此深厚感甚至泣也至於某不才多病之  
身一生寡偶幾覆車於太行沈舟於呂梁知難而退棄

官九載納祿再期寒士仰此五丰豈願尚幽獨而取高  
譽辭實福而要虛名哉先人門戶日就壞墮已既不仕  
而其子亦可以不仕乎於是驅其三子而皆習為吏非  
父驅之也饑驅之也不然子子老身茆然獨臥空山豈  
得已而不已乎大兒察其素居無聊於是投其隙而進  
迎養之說某重告之曰汝則順矣其若以身累人何汝  
獨不聞夏諺所云乎中人十家之產寧日增一斛麥無  
或增一客汝既竊祿於使家矣又挾而父與而母以注



是能為主人增麥而反增客也可乎父子既似柏山之  
鳴每念此兒之請雖不忍拒亦未敢從也不知此聲胡  
為已上達大帥之衡聽乎得兒書云尚書面命之曰而  
父肯來西山南浦皆有光華及讀來誨則又曰江山寂  
寥久矣一傳先聲下至草木魚鳥皆喜色又聞有傳台  
意者云將肇脩方伯連帥之職加待之以末至客右之  
禮蛙廩鶴料亦與繼粟牙檣錦纜亦與浮家蓋父子窮  
愁之所願欲而不敢請者我主公皆逆探其心而不靳

其賜矣如是而不感如是而不就則木偶人而已耳少男幼輿方為裝以赴澧之監河將以良月行姑候其行然後老夫婦之行期可卜日也嗣當詳告大兒并奏記以聞焉先此以謝恩意之辱不勝大願願言愛重盛德大業即持釣樞以福祿四海云

答謝提舉

某伏蒙墨妙一訪生死慰於萬命戒先尚書家傳某何人敢承授簡又有韓柳之擬尚書固不減柳文若名德

柳何望回至於某尚不足以充柳之衙官筆吏而况韓乎不敢當然一生學問文字之交四海才四五人耳而尚書為最所命不應讓但作傳之說若作家傳則家人子之任非外人事若作史傳則合於今上慶元元年日歷中某月日書云某官謝某薨之下書云某字某臨江人也云云如某脩孝宗日歷作張魏公欽夫李壽翁三傳是也今某閒人豈敢作私史以抵吏議乎墓銘神道碑惟命

答虞知能

某間者濶焉久不聞問遣騎墜教披讀三過喜如之何  
蒙封示文直閣萬金之書寄聲於某商畧所書令祖雍  
公言行欲以議襄陽兵事冠於篇首恐未可也篇首正  
當書紹興辛巳江上督師一戰殲渠魁國之再昌舍此  
宜無大者若道辛卯襄陽有警本路帥漕戎帥請發兵  
而雍公不許妄動卒無它虞此特書之篇中足矣未足  
以冠篇也文丈又謂其文名雍志此又未之前聞也前

輦文集中止有曰墓曰銘曰表曰神道碑而已今創名曰雍志此為何等文書乎恐傳笑文士而後無傳也某今所陳者文文如曰不可則願請儒宗文師一代大手筆者為之某當再拜而避也

答建寧府傅內翰

某伏以即辰顥氣彌高積霖小霽恭惟判府徽學內翰報政代蕃易鎮河海神天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歸歟待盡云耳山徑不與東西行者會鴈亦不我過也

欲准一字其道亡繇獨有人甚遠之歎遣騎墜教字垂  
爛星語洗晴雪忽覺致身李中丞之側喜如之何家集拜  
賜三世文獻一朝快睹矧南宮望郎與游深厚懷知永  
肩讀二三策未竟而淚落不能收也玄穎既佳又悞學  
落思軋無所事信十襲挂壁時一敬仰思王公而不得  
見王公之所寄則如見王公焉占謝未詳願言愛重盛  
德大業即持鈞樞用畢能事

答泰和卓宰

某病身無偶搔首忽忽偶聞剝啄柴扉者攝衣出問則  
詩家者流寄聲訪問生死者披讀驚喜即辰良月初吉  
積雨小霽恭惟士直西昌大夫契丈惠化告成爲裝王  
覲借留不可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送似快閣新刻  
真蹟得未曾有鉅公衆作偕來多荷多荷微惡語輒准  
三絕句山谷有靈當笑小兒強解事也抒謝不莊竦仄  
竦仄

與周監丞

某臥痾空山祇有不如咫尺不見實同千里方寸尊德  
傾之九回即辰小春淺寒恭惟高居萬象之臺獨立一  
世之表三神擁衛台候動止萬福某惶恐小稟昨晚蒙  
丞相寄聲彼此免冬年交賀之禮某本以老病棄官還  
家求以休息而東西每歲建堂堂之陳以夾攻之豈特  
楚人一歲七奔命而已無地可以詭姓遁身者忽聞慈  
命頓解天弢敢以聞焉漢過不先仰惟執事實圖利之

答贛州張舍人



某伏以即辰小春淺寒苦雨未霽恭惟判府右史舍人  
尊契丈朞年政成二天化洽兩路披睹上流靜波神天  
寵綏台候動止萬福某臥痾山墅意象眇昏騎吏打門  
玉字下墮思賢新記儒榮古詩聯翩而來珠流璧合七  
言雄偉讀之慨然起封狼居胥之意古文雅健覽者宛  
然逼真柳愚溪之作崆峒曉日之光章貢秋風之清忽  
下照藜藿之門吹盡冠之埃也至棠蔭丹筆之語尤足  
破陰陽家流之邪詞解鬼神應泣之大惑有功於後學

丕變於流俗不少矣恭承命戒記章貢道院或賦某學  
落思涸何敢授簡長者有命又不容固辭當款款擬呈  
別遣人來送似求是正也許為築三徑小亭甚榮第小  
圃偏仄無地可頓去大江二十餘里取材為運甃勞人  
費財切告賜免此心乃小安耳下稷天氣頓冷噓呵凍  
指推謝不莊仰惟洞視

與林總領郎中

某惶恐敬有賤戀小兒幼與愚駭不才初習為吏充員

澧之慈利稅官適有天幸迺獲趨事使星卿月之末光  
不勝大願敢祈憐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以子美萬間之  
屋訓迪之挈攜之全度之有萬斯幸再有稟白先是上  
狀嘗以澧推吳承直璪舉及四員政欠職司合尖一章  
仰干台造乞特輟今年下半年或來年上半年一京削  
以成就其改秩之榮更祈早賜剡發至懇至扣

與江陵府楊侍郎

某惶恐敬有賤懇小兒幼輿愚駮不才初習為吏充員

禮之慈利稅官適有天幸乃獲趨事詩書之帥不勝大  
願仰祈禱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以少陵突兀之屋訓迪  
之挈攜之全度之有萬斯幸

與醴陵錢知縣

某伏以即辰苦雨未霽殊妨斂藏恭惟文季知縣國錄  
契丈暮年政成民咏神介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婞均  
慶某老病侵加懸車待盡無足談者君子學道則愛人  
昔聞其語今見其人醴陵之民一何幸也廬陵今秋兩

月不雨兩月連雨前日大田可縱燎今日遺秉又生耳  
矣潘縣歲事定復何似小兒幼輿之官澧浦寄徑提封  
敬令一拜函丈願扣囊底書以振德之所祝愛重大業  
拭目壁水蓬山之際

與澧州趙守

某伏以即辰良月初寒積霖新霽恭惟判府太中幕府  
肇開高牙乃建民咏何暮化字崇朝三神具依台候動  
止萬福某移病引退垂車山藪亦藉芒寒色正之末光

旁燭之也千里而遙何從晤對願言寶珍龜玉翔集孔  
鸞桑蔭未移天子有詔

某竊觀近代人物眇然獨瓌竒特絕之產過半出於帝  
家之璿源玉水是殆有相之道時則有若判府太中用  
周室磨定棣韡之英漢宗鴻寶苑秘之彥而挑青燈磨  
破硯着鵠袍與四海九州之窶子鰕生角雕龍鏤冰之  
技於饗蝨爆竹之場取先羣雄關其口而奪之氣顧不  
雋哉至於鳴弦歌有學道愛人之去思分風月有驥足

未展之嘉歎澧陽文獻是惟屈宋指瓊折瑤之窟宅也  
摘頌衣鉢今有傳矣褰帷屬爾而今脩於庭戶之間人  
自得於湖山之外信矣類非俗吏之所能為者耶敢以  
為遠民賀併以為江山賀非為執事賀也

某惶恐再拜僭易敬問駟馬高蓋之門閣風方壺之嫵  
即日冬初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孩兆某惶恐有稟小兒  
幼輿愚駭不才試吏之初適有天幸乃得走趨仰事宣  
州仁賢之主人真所謂人皆有一天者某不勝大願願

疇之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之以子美突兀之屋訓告之  
挈攜之震風凌雨今知免矣

答吳節推

某屬者便了送花之歸囊篋細歲之報語在前書矣即  
辰苦雨未收恭惟景隆節推學士尊親以賓贊之良兼  
守貳之重神介台候萬福親家玉姪均慶小兒幼輿之  
官監河得託懿戚之庇東坡與王定國書云吾兒即公  
兒也何俟多囑唐憲文字再趣之矣



與葉樞密

某伏以即辰積雨新晴六合清朗恭惟觀使大資樞使  
相公珍臺間館臬伊冠倫御風騎氣松喬擁衛鈞候動  
止萬福某伏自昔歲吳推遣便了詣福唐因之奏記及  
其還也報以雲錦之書華星之字此惠已私多矣而又  
餉以荔子石巨之珍芳紅綃玉膚光映冰盤江風海雨  
寒入牙頰楚人藜莧之腹人世煙火之腸坐覺三洗而  
九滌也榮感欲次骨矣先是鈞樞台鼎小移大府之躔

橐兜戟毒繇製作三山之行竊意皇上未察必謂是役也周公分陝行且式適其衮衣裴度鎮洛方將注想於元老不晤其假此以釋寵榮翩然而還里第也某不勝主臣敢有白事頃者不度分守僭以親戚澧州推官吳承直瑯舉員踰七望八已三員輒仰干造化乞賜鈞播即蒙千金之諾以來歲上半年京削收錄之且頒以照牒矣今茲嗣歲至矣再遣便了駿奔以請奏牘一類文書敢以給畀此僕以歸有萬其感抑過於某受此恩也

今晨始霜病指欲墮噓呵凍筆墨淡字敬皇恐皇恐宰  
席虛左止俟我公之歸告廷風雷四海傾耳

答隆興府黃倅

某伏以小春淺寒積雨初霽即辰恭惟判府太中年家  
丈共理帥藩同宣皇化民咏豈弟天迪仁賢台候動止  
萬福某老病不敏致敬小臯死罪死罪未見君子願言  
愛重大業即登春風玉笋之班

某幸甚辱在先大中龍虎榜之末陳簡若姓名之下如

五緯天垂四獄玉立顧公出我處相斷不逢庸非咄咄  
怪事耶台座挈國濟民之業敲金擊石之文挾斯具遭  
斯世干青霄而直上凌太空而徑度宜也顧俯同濂溪  
之集章貢定而來淮海何歟將西山之英東湖之神俟  
吾墨卿臨之求偉詞俊語湔袂落霞秋水之寂莫歟

某老矣而大兒有迎養之請大帥移寵招之書倘負薪  
小愈尚堪力疾一往則見賢人傳賢書天其卒相儂家  
歟而尺素脩好乃辱其長者先施焉薄雲之誼篤矣榮

馬之殿怛矣負荆之謝臬矣

某惶恐再拜敬問年家神清台媿即辰冬寒恭惟尊尊  
幼幼受祉姪兆有廬陵委願畢力某惶恐賤懇大兒長  
孺愚駭不才冒試制邑適有天幸得趨事介師之下風  
東坡與王定國書云我兒即公兒也敢以此自歸於門  
下惟二天覆露而全安之

誠齋集卷一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九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二

宋 楊萬里 撰

尺牘

與徐丞相

某伏以大冬有倣霽暉未舒即辰恭惟觀使大觀文左  
丞相上能芒寒造物與游霄垠咸若河嶽盡護鈞候動  
止萬福恩闕相憐錫羨姦姦兆某山鹿楚縻之姿夫須獨

速之生毫矣病矣已矣於身外事於人間事恍兮如隔  
世矣猶有痛掃溉而不除者胸中一點耿耿感激投分  
之意氣不侵久要之然諾雖欲如寒灰之不燃槁木之  
不芽病未能也而况楚人之塊辱在化工大鈞之播寸  
草之心未報陽和三春之暉是可忘也孰不可忘也然  
雙鯉尺素之敬有虛目於中涓千里命駕之約竟寒盟  
於載書不知肉黃頭白看高願隱坐則有垂釣之偃行  
則有可笑之蹙而然耶抑亦石齧我趾龍覆我艇陸則



有牽确之徑水則有洶歟之濤而然耶每一念之未始  
不作惡數日也若夫清風明月必思玄度高山景行獨  
仰仲尼皇天后土實臨此心側聞相君潭府與珠履落  
之久矣東望佳氣想見綠塹之堂碧瓦拂日翹材之館  
華裾織翠獨樂之園花竹秀野反顧荒僮曾不得羣燕  
雀侶龜魚於上下曳長裾彈劍缺於前後良可憐哉廬  
陵自七月十三日不雨一行槁乾至九月一日大田可  
以縱燎自九月二日雨一行霖淫至於今日遺秉又復

生耳余生逢此咄咄書空坐待土銼之不煙塵甑之不粒也老瓦盆瘿藤尊不待寄嵇叔夜之書而鄭不來矣三衢歲事定復何似丞相袖中有作霖之手而小靳於九州四海獨不可貶及於鄰里鄉黨乎專走了奏記東閣聊無一物可以伴黃耳者竹萌五十斤人面子乾餘甘乾各一十合晉越贄諸籩人真所謂楚人之美芹子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惟不標而出之大門之外有萬其幸天扶柱石人俟鹽梅可不寶之珍之愛之重

之以答揚其意耶以公歸兮之雅尚能為聖世賡載之  
再與徐丞相

某屬者專僕奏記恭相聞達茲復賤懇親戚澧州推官  
吳承直璪頃蒙鈞慈頒照牒舉辛酉年賜上半年改官  
親民任丞相一倡羣公並和今得舉主四員矣嗣歲且  
至渠今遣僕奏記拜請奏牘一宗文字敢祈鈞旨願指  
典籤特賜剡發以授去僕以歸有萬其感恭惟如天之  
恩其實並受之

答新車輅王判院

某伏以積雨新晴六合清朗即日恭惟子林判院鄉友  
歸軒錦繡待綴班行神介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恭審  
錫綸言於殿城除州府之戶郎寄徑于斯亨衢有道惠  
我無疆言之不足寄贈潭帖古碑白燭皆清且佳敢不  
重拜惟為斯文自愛當有夜誦子虛者

與衡州陳通判

某伏以即辰景迫週年霜酣日霽恭惟判府太中分月

湘江開雲衡嶽民咏豈弟天迪仁賢台候動止萬福某  
不慙耄及慕用下風吉蠲穎泓徹名謁者邈未瞻進賢  
之冠輒進保金軀之頌式竚驛召怒飛鷁行某蓋嘗究  
觀近代人物之鼎盛莫三山若也而鼎盛之中萃乎冠  
出者孰居太丘子孫之右者前有兩博士之制科後有  
一樞相之斗魁磊磊相望日杲星垂宗不乏人執事以  
撐霆裂月之筆收片玉一枝之名清風震山游刃破竹  
年甫強仕而聲已溢世昔人謂士元非治中別駕不足

以展僕則謂雖治中別駕亦未足以展執事也然東坡  
倅杭濂溪倅處在二先生則為遇也已顧不為兩郡江  
山之遇耶僕是以不以衡湘為執事慶而以執事為衡  
湘慶今人恐未知耳若老朽之人方幽屏待盡猶及見  
執事之蜚鳴也及今相聞獨不可乎惟執事財幸

某悚息再拜敬問台闕玉嫵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  
山則有廬陵委願奉承之某惶恐僭有至懇中男次公  
不習為吏自試譏征適有天幸乃得走趨服事于旗壽縣

旄麾之下親炙薰陶于宗師道德之側抑諍有之鄭渠  
無旱畝崑山無曠土前之說以徵恩紀之苑後之說以  
勾樂育之惠惟執事垂意焉

答范監稅

某伏以週年受代嗣歲來歸即日恭惟判院直閣契丈  
新除近天神介台候動止萬福某間者濶焉久不聞問  
乃心尊德無頃焉置忽覽誨帖驚喜不勝恭承來諭知  
先集刻印行矣僞功將有分賜於堊人者病眼作花苦

無異書以金篋之日俟此賜如饑腸雷轉而望脰蹠如渴肺塵生而須危露也未見願寶珍大業立俟明庭孔鸞之集

答贛州張舍人

某屬者行李還返因之奏記以謝嘉惠且一再思以妻姪羅縣令瀛為門下薦乞特輟今年上半年首章京削以為破白之舉茲辱遣騎墜以玉字之書諭以金諾之實大帥之橐瓌戟毒縣曾西柄而春風已先到河陽之桃



李寵恩特達何異老身之親得出于其門也多言足以  
寫中心之感官壺拜賜臨行遺愛而不忘一莖人况十  
邑之吐乎書吏續食併深銜戢餞行二詩別紙呈似依  
依知己之意抑亦見姦兆之一端云

與湖北傅提舉

某伏以即日自元至人猶寒已暄恭惟提舉寺丞登攬霜  
清寒采嶽動百吏震疊羣黎謳謠天迪神保台候動止  
萬福某謹三肅九頓首奏記謁者仰惟財幸某半生漫

仕十里九山常推輶馬顧獨有負恃而矜喜者不曰盡  
交天下之名勝乎而其尤者則未有過於草堂一家之  
父子兄弟間者也初與侍郎公同朝一見如舊相識繼  
與郎中公同朝立談到金石處最後與內翰公在朝則  
筮羽在外則合符僕之於執事事契似不薄也然有遺  
恨者識機未識雲覩元方而未覩季方也搢紳先生曰  
執事詩似父似兄德業節槩似二祖其氣亦宜過之無  
不及也而尚乘孟博之車董壽昌之庾宜乎否也惟執

事小須之時有求于執事者非執事者有求於時也某  
老矣病矣已棄人間事矣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  
言天下之事矣然猶惓惓於執事而不能去者詩人不  
云乎空餘見賢心忍渴望梅嶺執事幸無忽

某惶恐再拜僭問列戟拂日之門安期羨門之媿即辰  
恭惟由尊及稚茂介春祺某也里屋庸居無一事可以  
效牛馬走之役者願承命戒某惶恐致敬之初不應及  
其私抑聞之莞彼柳斯鳴蜩嘒嘒言大者之旁小者無

不容也第三男幼輿駭不更事初學為吏今充慈利監  
稅之員適有天幸乃獲走趨服事一世之先生長者諺  
云鄭渠無旱晦崑山無曠土前之說願以徵福繡衣使  
者覆露之恩後之說願以沾勺巨公教育之恩惟執事  
側之

答本路彭提刑

某恭承使華賜以誨墨發襲六為七之學擣駢四儷六  
之詞如遺所尊豈僕敢拜敬以歸納仰乞賜知趙戶荷

領略欲見職令之辦渠于台造旦夕必自呈爵里也某  
惶恐復有至懇南昌令長孺乃某長男也不才試邑適  
有天幸乃得趨事繡衣之下風敢祈先生長者賜以萬  
間廣廈之庇或他時考察所部官吏之殿最願沾丐薦  
墨之膏潤寒士寸進繫此一援手千鈞之巨力抗之則  
九垓之上棄之則九淵之底惟仁人動心焉不勝祈扣  
深切之至

答臨江葉守

某伏以維仲之冬積雨新霽即日恭惟判府判院契丈  
流化名城暮年報政民樂豈弟天迪忠賢台候動止萬  
福今茲書雲舊綯迎日舒長陽氣潛萌君子道長袞對  
小至瑞慶大來某以國郵不敢哦烏烏拊缶之音為魏  
巍大厦之賀反勤長者勞之賚之天落雲錦之書月對  
華星之字三反九復清風襲人又重之以縹玉之酒金  
漿之醪先薦屏攝洗琰開嘗漢之蘭生隋之玉薤沙洛  
之鄰醪程鄉之若下風味勝絕何必減焉冷窓凍壁頓

生春溫有萬其感契丈以石林先生之聞孫祥刑使者  
之賢子芝蘭玉樹趾美前芳文學政事兩有家法平易  
近民之聲中和樂職之頌風自北而南洋洋溢耳也乘  
此一陽之復遂膺三節之召徑登春風玉筍之班某也  
蓋日望之高蓋列棨之門安期羨門之媿即日恭惟尊  
尊幼幼受祉山則廬陵豈無一事可以效牛馬走者驩  
以承命

答本路彭提刑

某屬者上記以謝剡薦羅親之恩蓋出于聞而知之也  
既而羅來訪具能言契丈所以延佇者甚厚既飲食之  
又餽贐之又命舟以載之其擾清治端不少也愧感何  
以已茲蒙遣騎墜教申之以名酒之餉兼以石刻且辱  
妙句寵和壓倒倡者拜受有萬其感舊苦臂痛偶三子  
皆之官無分勞者罷于書問舊疾復作不能執筆敬請  
女壻陳丞代書此心殊不滿也併幸台恕

答萬安趙宰



某伏以即辰至後景長積雨小霽恭惟載道知縣朝議  
契丈鳴弦政成民咏惠和神勞豈弟台候動止萬福近  
新進奏判院曾仲卿相過極談龍頭書院絕境江鄉未  
有恨不得飛墮其間觀文物之盛也茲蒙遣騎陸教有  
霜柑黃雀山藥之餉厚意所臨拜受珍感舊苦臂痛偶  
三子皆之官無分勞者罷於書問舊疾復作不能執筆  
敬請女壻陳丞代書此心殊不滿也併幸台恕

答隆興張帥

某恭承緘翰繁繭重以名酒旨多洗琰開嘗漢之蘭生  
隋之王薤沙洛之醪邨程鄉之若下視此風味之勝絕  
何必減焉榮感之衷已奏記抒謝矣別紙又勤親染華  
星之字煖律之詞燠休狎至連雲無栖病身莫寄而嚴  
鄭公之眼獨為少陵楚老而青焉窮途易感不知老淚  
之沱若也小男幼輿前月二十四日己之官澧浦之監  
河矣而天寒既降老妻有小痼疾怯寒特異待春微和  
當議行期也

答福帥張子儀尚書

某伏以即辰書雲蒨絢迎日舒長恭惟判府安撫華學  
尚書尊契丈台斗祥光詩書元帥威惠允洽天人咸若  
袞對小至瑞慶大來台候動止萬福某昨六月聞新安  
福林簿侍問來自三山云有歸者某因之奏記以賀建  
牙且謝乾壽縣出脩門之日賜書告行其中稱某與徐達  
書酷似柳子云者今蒙高誼不遠千里遣一騎寄雙魚  
驚喜披讀乃知此書未達何也契丈幕府肇開曾幾何

時而平易近民之聲中和樂職之頌已與風俱馳與川  
爭流君子時雨之化儒者德風之政故應如許類非俗  
吏之所能為也而來教乃謂自今似之官之後頓起歸  
歟之興何也西京之韋父子丞相本朝之呂大小申公  
公家先正大參裡靈在上門戶之責不責之賢孫而誰  
責也契丈勉之頌貺羅池蕉黃漆園髹器君謨水蒼之  
鈐鍊師蛺蝶之羅歲時雜記又得異書此異貺矣降拜  
不勝感戴之至辱問近詩今有山居雜興二十四絕句

謹錄呈似未見君子願言珍重乘此一陽之復遂膺三節之召先之以世官申之以韋呂旦旦望之

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玉姪即日亞歲令節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大兒長孺近七月庀職南昌縣事中男次公去歲仲冬庀職衡之安仁稅務小男幼輿前月下澣啟行復澧之慈利稅務仰蒙諏及故稟有委願承命

戒

答贛州張右史移廣西帥

某今月十一日已令書吏龔世榮持斐然之文呈似矣  
今辱遣騎下教乃十六日之書蓋兩不相值偶然參差  
耳計程當已上達也恭審帝謀元帥公應疇咨自玉虹  
翠浪之鄉建羅帶碧簪之纛恭惟懼慶某僭有至懇妻  
姪從政郎靈川縣令羅瀛既冠收科能文政幸得仰事  
詩書之帥敢乞先生長者特輟慶元七年上半年一京  
削為之破白之薦一經拈出諸司之和不翅某受此恩  
也拳拳至扣

答臨江葉守賀年

某伏以即辰自元至人猶寒已燠恭惟某官暮年而化  
千里而謠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黃冠墊夫又逢  
獻歲遐想畫戟森衛華裾如蔥躋彼公堂稱觥介壽隔  
一帶水罔克駿奔寸心惓然獨有跂跂乃特蒙行李墜  
以玉書慰存劬愉訪問生死三肅使者感榮萬斯占謝  
匆草何以報德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思先賦是詩以  
為善禱卿月昇金掌王春度玉墀後賦是詩以為善頌

云

答隆興府張帥

某伏辱專介疾馳中宿而至手札下逮累百其詞報以大兒屬疾之詳既遣和緩以視之又委斯立以生之曲折指縱戒以持重朝曠間反復商略家藏萬金之良藥輟以餌之古人三年之宿艾訓以炷之小變則為之慶頌小退則為之解顏竟與起死可謂更生菡爾小官愛若已子燾載鞠育之恩何以尚之奉教感泣以喜以悲



亦得大兒親書報以小愈惟是銜恩戴仁不知所報亢  
回之草顧印之龜未慊由衷之萬分也以謝一二仰惟  
訾省

某恭承行李狎至恩書單傳將命兼程而駿奔及門者  
弗越于信次先諭之以兒疾之小愈申告之以兒體之  
復初深惟生死骨肉之恩私彌覺河海華嶽之淺鮮何  
以論報莫知所云當今此兒效死門下抑折骨絕筋而  
後已奚服箱歷塊之足辭雖不足於使令晨僅能執筆

抒謝以後矣不勝主臣

與湖廣總領林郎中

闕

孔

適恭惟驩慶某小緩脩賀乃辱相先遇以三子皆出無  
分勞者罷於書問臂痛復作自此恐與管城子永絕交  
口占刀筆吏抒謝併伏大貸

答安福徐令謙亨

某伏以即日至後晴寒恭惟安城大夫徐君執事惠化

宜民廣譽旁達有相之道台候動止萬福某生無他好而惟文詞之好顧近世古音絕響久哉談學問者薄之以為技驚儷偶者殼之以為淡於是退之之五弦可薪而南豐之八珍可屏矣誠不自意彭蠡之濱有執事獨奏人之所莫奏而味人之所不味頭白肉黃之叟竊伏林下聞其風而悅之豈不屬垣其霖雨崩山之遺音染指於函牛獻黿之惠餒哉大兒長孺曰翁嗜之兒有之當奉翁啖也斗數敗篋未始云獲而大瑟中琴山膚海

錯畢陳於前矣滿聽清鏘大嚼雋永何其奇也又何其富也如論盜書見憂國之遠圖如總壁記見勤民之深惻如吾盡記續愚溪之斷弦每竊嘆惜古文其遂息矣延斯道之光以炳來者不在執事其將焉在楸之竟之進而益進其又有弘

某惶恐白事廬陵兩年旱潦而吉水為甚且如貧家歲收鄉米小斗九百餘石而去秋放佃戶田租主分米四百石他戶可類推也恭聞使司移文委本州趙倅同吉

水宰秦鑑和糴米二萬石此聲一傳民戶駭思若乘去  
秋八九月未熟之時糴之尚恐無可糴者而使司之命

乃十二月之命今民間安得餘米以應公上之糴乎萬  
一州縣奉行則號令必峻追逮必急穀價必倍民食必  
艱敢望上應列宿之暉下燭民瘼特與改命速行住糴  
則一邑生齒免轉徙他邦捐瘠溝壑仁人如天之恩何  
止活千人而已秦宰有公劄子來求某一言於使臺併  
以呈似

答經左史張舍人

某恭承一介行李墮八法親書寄以三碑拜受竦感適  
此小溪驟漲春雨斷橋亦無柳陰之小舟可以利涉者  
而又墊人蝸牛之廬門不容轍巷不容軒元戎小隊橐  
兜拂日旆旌降天前茆所次羅圍所呵將於何以頓之  
得免照臨乃幸乃荷草草抒謝十分未見其一端也茲  
靈川羅令瀛已荷季諾賜以禰章敢望終惠

與周丞相

某累得謝幹峴書云丞相許為其先碑題蓋今此文已就敬季陳情特以呈似文有傷理有避礙有害辭者願即塗改復擲還此本當一一師用先是石人峯詩仰勤妙跋詞藻滂葩源委洞徹盡發曹劉李杜未覩之祕觀者以為某之詩真足以當此不知老先生眼力到處胸中蘊此一段詩評久未吐出特因某而發故借石人峯以裝鋪席如子美之黃四娘退之之毛仙翁東坡之雲龍山人半山之方仲永耳所謂周子之兄之前不得談

莊生之化為蝶也荷荷長孺次公幼輿前後皆拜薦稱  
之墨三子之免且有寸進之望矣感恩豈有涯哉

與淮西韓摠領

某惶恐白事廬陵兩年旱潦而去年為甚五月大水自  
六月不雨至於九月幸而間有陂塘車戽者救得三五  
分而十月一雨連五六十日高者生耳下者為泥土且  
如貧家歲收鄉米小斗九百餘石而去秋放佃戶田租  
主分米四百石他戶可以一葉知秋也屬者恭聞摠卿



曾丈行下俸廳收糴米七萬石趙倅及州民上下恟思  
不知所出趙君即具公文乞行蠲免適有天幸而台坐  
肇新揔臺之政仰蒙特免其半此恩不貲州民始有更  
生之望然此舉若乘去秋未熟之時糴之尚恐無可糴  
者今民間早後入春安得餘米以應公上之須萬一尚  
糴其半則州縣奉行號令必峻追逮必嚴穀價必倍民  
食必艱敢望上應列宿之暉未忘舊部之民特與改命  
盡與蠲免則一郡生齒免轉徙他邦捐瘠溝壑仁人如

天之恩何止活千人而已趙倅以某受門下知遇不淺  
來誣某為邦民一言有書來囑敢併以呈似

答吉州趙倅

某屬嘗奏記仰干使廳給榜約束水利事特蒙報教其  
應如響一鄉之民鼓舞恩紀何必減子威茅魁之謠不  
寧唯某一家耄稚之感思而已茲領誨帖命戒韓摠領  
免糴之書尤見勤民之仁心某亦受賜一人之數聞之  
距躍三百驩以奉承敬以呈似覽畢望願指書吏緘而

獵之幸甚

賀本路俞運使赴召

某今晚得邛報恭審契丈膺受璽書徵還金闕即傳除  
目遂冠從班恭惟驩慶某辱在與游之末其喜其忭尤  
在人先老身遠跡欲送南浦其路無繇敬哦唐律兩章  
以餞班公登仙之行惟一覽幸甚

答湖北趙主管

某昨蒙維舟江湖迂轡山墅猿鶴驚喜泉石焜耀老病

之人何榮如焉伏承誨帖加遺少失元直之藥四客卿  
三墨兵一周粟誌拜受至感徵小詩今以呈似諸公牛  
腰併歸行李

與湖北唐提刑

某屬者一再奏記尋當徹聞茲復三瀆未語先忸伏自  
台座未登攬之初嘗亟以親戚澧州吳推瑑為薦亦聞  
進拜即辱異知稱賞其才而歎惜其淹許以論薦而告  
以少待此意已不肯矣然諸公間皆薦人來北海門中

極知區處不易今則上半年文字已不敢希覬矣某亦  
豈敢咄咄相逼耶吳推秩滿近在今冬考任過足已有  
舉主四員所大闕者所極緊者正患未有職司與合尖  
之章也二者之恩舍門下誰適者代者今夕至則詰朝  
秣其駒矣嗟呼殆哉爰乎其誠不識好惡干控萬告欲  
望台座特輟今年下半年一京削以成就之吳推一生  
昇沈視此一舉豈惟吳推感此情載生成之恩其實並  
受之諸公所薦多有初到任者似未渠晚也意迫詞危

併祈未督過之尤幸尤幸

某恰作此書間忽得大兒知南昌縣事長孺遣人來報云小兒幼輿誤蒙異顧特招入臺整攝幹官老夫婦聞之驚喜伏自惟念非常之寵不背之恩孺子渺然何以堪此連雲大厦遂得託而棲九里洪河遂得挹其潤豈不謂之如天之福哉更望先生長者教育後進訓迪其所未能涵容其所不逮終始庇薦而全度之不勝大願

答吳節推

某昨晚長孺遣人遞至手誨諭及唐憲文字事冰民之  
子蟬翼之力不能成事至勤再三今復往唐丈一書就  
令南昌人持至武陵憲臺投下却詣澧浦奉報仍批戒  
幼輿令時復一提之也懇切之詞不遺餘矣後欲復作  
蔑以加矣其濟與否非所以及矣公幸察我公幸恕我  
花皆竒品千葉無質第石門劉氏二株皆未見花枝葉  
一色二種也去秋來書云二種非也

答新淦縣鄭宰

某伏以即日禋事孔邇毛空峭寒恭惟判縣縣議契兄  
學道愛人期年報政民咏神聽台候動止萬福某敬恭  
上記以謝先施伏惟財幸

某屬者遙朝文文侍郎退一字之行意氣金石亦聞梧  
竹鸞鵠五色炳蔚剝欲滿聽戎談以濯軟紅役役卒歲  
竟乖微尚遺恨逮今敢圖誼槩崇崛先我繼好一封雲  
錦之隆荆扉訪問死生激烈衰懦自視欲然何以稱此  
惠也侍郎起居狀遂得剗聞便覺玉立長身在吾目中



欣遇豈少哉最聲籍甚下轉上聞密縣故事曾謂太山  
不如林放乎盍少須之

答虞制機虞知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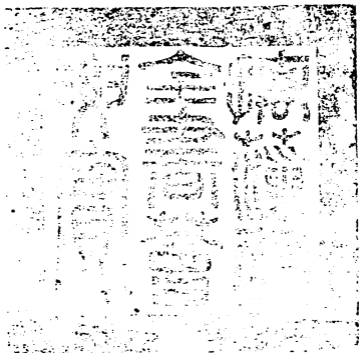
某恭承伯仲不遠數千里遣一介行李賜以瑤札申以  
長牋示以先師相言行委以銘詩某也師相先生老門  
生也且嘗職太史其何敢辭第所示言行數千萬言古  
人所謂身不能究其說者某今年七十有五衰病垂死  
安能歷覽且如國史張魏公本傳及莆田葉陳二丞相

墓銘其家子弟皆撰成行狀一編不過四五十板二三萬字某所書止有五六千字皆三年而後來取敢望伯仲視此三家比例纂成一編版數字皆以為準却再示及當為落筆蒙貺厚禮既未作文字豈敢虛受已對來介拆封點數依前緘封責來介交領回納宅庫伏幸察至

誠齋集卷一百十二

謹案卷一百十二第十四頁前一行亢回之草原  
本亢訛抗据左傳改

--	--	--	--	--	--	--	--	--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宣葆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九十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三

宋 楊萬里 撰

東宮勸讀錄

陸宣公奏議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中夏有盛衰兵力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  
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

萬里曰古今論禦戎之策者皆以嚴尤為至論某以為不然尤之言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至於上策自古未有得之者來則有備去不窮追故宣王薄伐之師止于太原而已此尤之所謂中策也武帝虛內以事外漢與匈奴更勝迭負未嘗不相當也非晚年之悔漢亦殆哉此尤之所謂下策也至於秦築長城征匈奴匈奴未亡而秦先亡矣此尤之所謂無策也至於上策聖人蓋得之矣而尤何足以知之書曰儆戒無虞罔失



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  
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  
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非堯舜禦戎之上策乎蓋  
其上策大槩有四曰脩身曰愛民曰用人曰立政儆戒  
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脩身也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用人也疑謀勿成立政也罔違道以干百姓  
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愛民也四策備矣又以無  
怠無荒朝夕策勵以終之如是則中國安強得主無可

議國勢無可窺四 安得而不來王乎此堯舜禦戎之

上策也而曰古無上策尤策謀之士無經術之學顧何  
足以知之

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  
借外威以寧內難于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回  
紇矜功憑陵亦甚

萬里曰自古防邊之策失之踈虞則有之矣恣其出入  
則未之有也其所以恣其出入者非兵力有所不敵

而將帥之無其人也今有人居山而憂虎者亦不過高其藩墻固其門閭虎亦安能為害哉不幸夜半而狼入其室恍惚之間無以制之則開門招虎以制之狼則去矣虎可去乎唐肅宗是已天寶之末祿山作難明皇幸蜀肅宗即位于靈武欲先取兩京非不善也然以中國之力取中國之地何不可者其患在於取兩京而欲速是故乞師于吐蕃借兵于回紇祿山則亡矣兩京則復矣而吐蕃回紇之禍不至於唐亡則不止其過在於結

外藩以取中國也雖然誤肅宗者高祖起義兵平隋亂  
欲速取關中是故用劉文靖之策假突厥之兵千有二  
百人馬二千終高祖之世無歲無突厥之寇是以肅宗  
祖其遺策也豈特誤肅宗而已乎石晉假耶律德光之  
師以滅後唐而得天下不知夫滅唐者耶律也滅晉者  
亦耶律也結外藩以取中國且不可而况結外藩以取  
外藩乎本朝禦戎之道亦盡善矣彼來則與之戰不來  
則與之和與之戰如真宗澶淵之役是也與之和如列

聖屈已而與之幣是也是以聖賢相承中國成平者一百六十有六年自漢唐以來未有也惟宣和間聽王黼童貫之言用趙良嗣之策遣使自海道約金人以滅遼遼則滅矣而中國始有靖康之禍此結外藩以取外藩之過也至今勞聖主之憂可不戒哉

擇將吏以撫寧衆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

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漸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大計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

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  
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

萬里曰堯舜三代之後禦戎之策惟陸宣公得之豈特  
唐可用也至今可用也太子曰甚善

乞不殺竇參及免簿錄莊宅三狀

萬里曰竇參何人也學術之未嘗古今之不知徒挾其  
小才小慧時出一二可驚可喜之事以中德宗之慧察  
是以喜之數召見而問之獻納論思安用此物哉意其

所陳非街談巷語之鄙事則讒諂面諛之巧言也及其以此而為相謂之燮理寅亮之業盡在是矣延英每對同列皆退而已獨留彼豈知所謂所言公公言之者至與其徒諧陸贄以受賄帝怒而逐之又欲殺之贄雖救之帝竟殺之寵辱之反何其亟也孔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事君數斯辱矣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孟子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



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身居稷契周召之位而甘心  
為宦官宮妾之職無事君之大節而以伺邏為小忠初  
以此進身卒以此殺身蓋初以小察而或中故主嬖之  
以為忠卒以大譖而無實主始悟其欺此無他矜益成  
括之小才而未聞大臣以道事君之學也其進幸也其  
死非不幸也嗟乎參之譖贄也不遺餘力而贄之救參  
也亦不遺餘力君子小人之用心其相去遠近何如哉  
論德宗者皆知其猜忌刻薄受欺奸諛至於參之譖贄何

其灼然不惑斷然不受歟使任贄有終豈特可以還貞觀  
開元之隆哉雖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何以加焉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  
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  
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搬運已  
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  
束仍令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中併徵三年稅

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  
取無厭其為騷怨理在不疑臣等又勘度支京  
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  
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  
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  
者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為程則雇  
車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  
即是一束之草唯計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

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胸臆斟酌限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

萬里曰裴延齡為度支建折稅市草之議每束折錢二十有五舊制諸縣載草入城一束之草車脚之費為錢三十有五買草之價半之為錢十有七今延齡每一束折錢二十有五蓋名增而實減之以欺德宗而行其說也蓋舊制為錢十有七而今增其八是名增之也較之

車脚之貲則減其錢二十有七是實減之也德宗樂其名之增足以利民而不知其實之減深足以害民延齡何苦減之以害民也蓋減車脚之費每束之錢二十有七而折市一千萬束則是一歲之所減為緡錢者二萬有七千矣以所減之錢為羨餘之獻則寵愈固而官愈尊此延齡之所以賦其直也德宗一歲樂於得二萬七千緡之羨餘而忘於失京城百萬之民心陸贄所以極論其不可也大抵天下之財有常數過常數而為羨餘

者非增其所當取則必減其所當與增其所當取者培  
克也減其所當與者割剝也裴延齡以培克割剝而得  
官職德宗得羨餘而失民心人臣得官職而人主失民  
心人主亦何利於此哉

萬里讀奏議既終篇執牙笏白太子曰進言易聽言難  
聽言易聽言而用之者為難執贄之事德宗論諫皆本仁  
義使德宗能聽之聽之而能用之則可以堯舜可以禹  
湯可以文武下猶不失為漢之七制唐之太宗德宗不

惟不行之且不聽之不惟不聽之至於疾之惡之怒之怨之幾欲殺之使無陽城贄不幸為龍逢比干未知德宗何如耳此非贄之不幸也唐之不幸也然君臣之相與固不遇於同時而遇於異世者贄不遇同時之德宗而遇異世之聖主既使金華之官讀之於講筵復使鶴禁之僚讀之於東宮蓋異世之臣而得其君同時之父而傳之子贄而有知亦必自慶矣非贄之慶也天下國家之慶也太子曰侍讀每於講讀之間多所發明甚有

開發

資治通鑑

宋文帝紀 九月讀

元嘉二十四年衡陽文王義季卒自彭城王義康之貶義季縱酒至成疾而終

萬里曰文帝即位之初以傅亮謝晦廢其兄營陽王而殺之殺之而至文帝文帝至於問營陽所以死之狀當此之時厚兄弟而薄天下何其盛也至於義康初任之



以國柄卒置之於死地至使義季亦托酒以死又可哀也夫大抵情之矯者必復愛之過者必反兄弟之親厚之以恩可也厚之以權不可也文帝以權而厚義康厚之者殺之也文帝之矯于此復矣

元嘉二十七年魏主遺帝書曰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較耶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如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耶

萬里曰太武之書非禮書也。嫚書也。文帝即位已來殺傅亮殺徐羨之殺謝晦殺檀道濟裴方明道濟之死舉憤而投諸地目光如炬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王聞之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文帝之舉措如此魏人之嫚書所由至也大抵人主在己不可以有失德在民不可以有虐政不可以殺無辜不可以害忠良倘或兼是數者而有之外則為敵國問罪之資內則為奸雄倡亂之資古之人主有為之者商紂隋煬帝是也紂之惡自

以為有命在天也然其罪武王得以作書而數之曰今  
商王受惟婦言是用為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  
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斬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亦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所謂外則  
為敵國問罪之資者也隋煬帝性疾人諫曰有諫者必  
不置之地也然其罪李密得以遺書而數之曰罄南山  
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此所謂內則為  
奸雄倡亂之資者也文帝南朝之賢主也在已無失德

在民無虐政元嘉之政比隆文景然殺無辜害忠良之罪猶足以招魏主之嫚辱使其在已有失德在民有虐政則魏主之書辭其止于此乎此可為文帝賀亦可為文帝惜有天下者可不懼哉太子竦然曰極是極是

崔浩撰魏國記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刊石列於衢路北人見者譖之以為暴揚國惡帝命誅浩及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

萬里曰治古無族法罰弗及嗣舜之法也惡惡止其身  
仲尼春秋之法也罪人以族自紂始至武王而除之夷  
三族自秦始至漢高帝而除之元魏之法非中國之法  
也夷狄之法也崔浩以直筆而獲罪高允爭之以為罪  
不至死太武誅之亦已甚矣且夫一人抵罪妻子未必  
與之也族人何與知焉族人不與知也親戚何與知焉  
既誅浩復盡誅崔氏又甚矣復誅盧氏郭氏柳氏愈甚  
矣大抵法之太峻非人主之福也法太峻則其下皆有

不自安之心下有不自安之心人主欲求自安不可得也故紂及身而滅秦二世而亡太武及身而殺萬里聞之蘓軾曰生民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蓋歷代虐刑至太祖而盡除本朝之仁恩至仁宗而愈深其待臣下大抵恩勝威禮勝法有佚罰而無濫刑祖宗相傳以為家法未嘗有大誅殺也而況於族乎故後之人主雖有不測之威怒亦顧家法而不敢違故誤國如蔡京誅止其身而不及其子孫不過流嶺表而已蔡氏子孫至今猶

富也國祚久長寔基於此此自古所不及也太子曰祖宗相傳只是一箇仁字

上欲伐魏王玄謨勸之

萬里曰兩國並立能相持而不能相亡必皆有得天時者當此之時非有天下之大機彼國之大釁其法不可以為兵先不可以為動始違之者敗宋文帝魏太武之時是也宋無釁魏伐之故敗在魏魏無釁宋伐之故敗在宋且是役也劉康祖以為不可沈慶之以為不可太子

劭蕭思話以為不可而玄謨首倡兵端帝謂觀玄謨所  
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不知夫玄謨者輕而喜功貪而  
虐下是何足付任一敗之餘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哉  
昔臧宮馬武請伐匈奴而光武荅之曰舉天下之力以  
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文帝其亦知此  
也乎

王玄謨圍滑臺魏主引兵救之渡河衆號百萬  
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迫之死



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畧盡

萬里曰古之戰者必有具所謂具者非有甲兵之謂也堯舜之具以道德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也湯武之具以仁義如以至仁伐至不仁是也秦漢之具以賞罰如白起賜死王恢棄市是也玄謨首勸北伐身為大將一旦遇敵未戰而先奔是在軍法顧文帝不察耳誅玄謨以謝天下是軍法也宿將有大功如檀道濟帝則殺之征仇池有戰功如裴方明帝則殺之至玄謨則置而不問

馬帝之賞罰為有法乎堯舜之道德湯武之仁義非帝之及也秦漢之賞罰帝亦無之以此而戰杜牧所謂浪戰者敗如是而欲取人之國不為人取國之幸矣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而中常侍宗愛多不法太子惡之仇尼道盛任平城有寵於太子皆與愛不協愛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太子以憂卒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追悼不已宗愛懼誅弒帝殺秦王翰立南安王余宗愛專恣余

患之謀奪其權宗愛怒弒余源賀陸麗立皇孫  
濬殺宗愛

萬里曰自古亡國弒君未有不自親信小人始仇尼道  
盛任平城之寵盛而太子晃以憂死宗愛之信倖而魏  
太武以弒殂蓋太子晃之禍起於親信已之小人而疾  
視君側之小人魏太武之禍生於聽小人之言而又悔  
聽小人之言也夫小人者天下常有之但不可親信之  
耳小人者士大夫中亦有但宦官近習中有小人為多

耳所謂小人初無定人亦無定貌以柔佞為正是為小  
人以讒譖為忠是為小人遇寵則爭遇利則奪是為小  
人小人之亡國敗家其情狀雖千變萬化而大畧不出  
於此魏太武南侵宋滅夏滅南北燕滅柔然威震天下  
而身死於宦官宗愛之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能  
庇其三子與其一身既親宗愛又信其言既信之又悔  
之既悔之又不能斷而誅之使小人反側不自安而至  
於此也始親其人者過也聽其言以喪其子又過也悔

聽其言而不果於誅其人以及其身又過也自古小人之禍非一也宋元公信伊戾之言而誅太子痤漢武帝信江充之言而殺戾太子豈特太子晃而已以唐明皇之賢明而弒於宦官李輔以憲宗之英武而弒於宦官陳洪志豈特魏太武而已莫親於父子而小人得以間之莫尊於君父而小人得以殺之近習小人之禍可不懼哉然則人主欲免小人之禍何由而可一曰立心二曰講學三曰近君子庶幾可以免乎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劬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劬劬更與之善劬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吳興巫嚴道育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之陳慶國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上怒甚欲廢劬以告潘淑妃淑妃告濬濬馳報劬劬與腹心隊主陳叔

兒齋師張超之等謀為逆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閣拔刀徑上合殿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

萬里曰凶劬之惡滅天理斃人倫其惡極矣萬世臣子所不忍言也然其禍亂之原生於陳叔兒張超之等小人在側而發於巫祝嚴道育之妖妄昔者周成王之為太子也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武王不

使一小人在成王之側也古者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  
疑衆者殺先王不使巫祝得出入於宮禁之中也今文  
帝既不擇中正之士以素教其子又不戒羣小薰染使  
得養成其不義之習不禁巫祝之妖妄使得蠱惑於宮  
禁之中其原甚微其禍甚酷故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三月乙未武陵王駿舉兵討劬四月戊辰軍於  
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以散騎侍郎徐爰



兼太常寺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

萬里曰春秋之法重五始其一謂始即位者人君之始也故人君之道莫大於謹始蓋人君即位之初天下臣民皆傾耳注目以想見吾君之聖德以企望吾君之聖治始乎脩德猶或終之以失德始乎納諫猶或終之以拒諫始乎遵祖宗之法猶或終之以變祖宗之法故晉武帝即位之初焚雉頭裘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錦繡非不始之以勤儉也而二君末皆以荒淫召亂天下

幾至亡國而況始之以荒淫乎宋孝武以藩王起兵誅  
元凶報君父之仇亦可稱矣然即位纔幾日而淫其叔  
父義宣之諸女義宣之諸女帝之從姊妹也齊詩謂之  
鳥獸之行所謂始乎脩德者安在哉周朗上疏告之以  
備邊境告之以行喪禮告之以儉宮壺告之以辨毀譽  
亦未為犯顏逆耳之甚也然即位以忤旨而黜之又未  
幾而殺之所謂始乎納諫者安在哉文帝元嘉之治比  
隆文景本於郡縣守令擇人久任故也帝變文帝之制

以六周為三周以久任為數易所謂始乎遵祖宗之法者安在哉其初既無脩身齊家之德其後卒為荒淫暴虐無道之主臧質侮之而叛義宣恨之而叛外則結怨於民內則短折其壽其身幸以令終而其子竟遭廢弑一已失德兩世受禍蓋孝武不謹其始之患也人君即位之初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雖然人君之謹始不在於即位之後而在於未即位之先使文帝能得天下之賢人君子以輔導其子養成其德平居為賢王然後一旦

為明主使孝武即位之始也失德於天下是文帝亦有過耳

魏主立子弘為皇太子先賜其母李貴人死

萬里曰傷哉李貴人也生子而為太子也何傷之有然立其子殺其母何幸之有焉立其子殺其母逆天理悖人倫莫甚於此二帝三王未有是也自漢武帝始也殺鈎弋而立昭帝其意以為鈎弋不死必禍昭帝如呂氏也不知鈎弋死而昭帝天後魏文成於武帝故事或者

未必知也特其殘忍無親猜防太過以為君亡而母存則皆為君之禍也於是立其子而殺其母者數世也有所必殺必有所不及殺非慮之遺也天之數也至於胡后不及殺卒以此亂天下而止魏謂無天也可乎哉

周朗言事切直上殺之

萬里曰古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漢高帝問周昌曰朕何如主昌曰陛下桀紂之主而高帝不以為忤晉武帝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毅曰陛下桓靈之主而武

帝不以為罪唐高祖即位之初孫伏伽諫數事皆人難  
言者高祖賞之此二君所以興桀殺龍逢而亡紂殺比  
干而亡隋煬帝殺趙才等四諫臣而亡明皇殺周子諒  
而幾亡此殺諫臣之禍也先儒曰亡國之君其罪多矣  
而罪莫大於殺諫臣也宋孝武以直言而殺周朗其罪  
大矣內有文帝結民之德外無敵國問罪之辭其不亡  
者幸耳雖然古之君子必觀時之昏明以為己之語默  
古之明君必觀臣之語默以占己之得失邦有道危言

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此君子語默之節也觀其臣危  
言而不諱足見在我有從諫之聖觀其臣言遜以避禍  
足見在已有拒諫之非此人君得失之占也周朗事昏  
淫之君立無道之國而危言以殺身孝武怒正直之言  
殺忠諫之士至於陷其身為萬世無道之主皆不足與  
語古者君臣相與之道

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嘲謔無度

萬里曰君臣之情雖不可以不通然君臣之分尤不可

以不嚴不通則隔不嚴則褻秦之法羣臣侍殿上者不  
得操兵至於燕使荆軻刺始皇繞柱而走殿下之衛卒  
拱手而不敢救趙高說二世謂人主當深居臣下不可  
得而見其面至於望夸宮之弒逆二世乞為黔首而不  
可得此君臣之情不通之禍也宋閔斬宋萬為宋萬所  
弒陳靈公戲夏徵舒為徵舒所弒此君臣之分不嚴之  
禍也君臣燕集古人有之如詩之燕羣臣燕嘉賓燕朋  
友故舊豈可廢哉不如是無以通君臣之情也孝武於



羣臣燕集未為過也至於使之沉醉嘲謔則過矣君而嘲謔其臣則君不君臣而嘲謔其君則臣不臣天下之綱有三天下之常有五而莫重於君臣君臣嘲謔三綱五常於是盡廢矣此劉宋之所以不永也

三朝實訓

初讀三朝實訓

萬里曰一代之治體自有一代之家法夏之家法以禹如所謂皇祖有訓有典有則是也商之家法以湯如所



謂視乃厥祖率乃祖攸行是也周之家法以文武如所謂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是也東方朔告漢武帝謂臣未敢遠引堯舜請近舉孝文皇帝是漢之家法在孝文陸贄告德宗謂求賢納諫當法太宗是唐之家法在太宗本朝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海內富庶中外安靖人才衆多風俗醇厚民心愛戴國祚延長號為本朝之堯舜此雖仁宗仁聖之所致亦由不自用其聖不自矜其能動以太祖太宗二聖為家法之效也自王

安石相神宗有祖宗不足法之論創為法度謂之新法  
天下大擾幸而得司馬光相哲宗首罷新法復祖宗之  
舊天下大悅元祐七八年間號為盛治比隆慶厯既而  
小人章子厚欲傾元祐諸君子以取富貴倡為復新法  
之說謂之紹述曾布和之蔡京王黼又和之而祖宗之  
法變更盡矣祖宗畏天後世乃以謂天變不足畏祖宗  
敬民後世乃以謂人言不足恤祖宗薄賦歛後世重徵  
苛斂而民貧祖宗簡力役後世力役數起而民怨祖宗

進君子後世退君子祖宗退小人後世進小人祖宗納  
諫以通下情後世竄謫諫者以塞言路祖宗省刑以結  
人心後世連興大獄以害忠良祖宗時近習不預事後  
世人主之權下移於近習祖宗時宦官不預政後世軍  
國之權盡掌於宦官祖宗時與外國堅盟好息邊釁後  
世結金人以滅大遼賂金人以求燕山祖宗之法亡而  
中國之禍酷矣觀仁宗之法祖宗與後世之背祖訓而  
治亂興亡之鑑昭昭矣可不痛哉可不懼哉

東宮勸讀雜錄

凡八段

萬里讀通鑑至魏太武誅崔浩多所連及事極論魏法之虐既就坐詹事葛邲曰歷代仁厚未有如本朝者因及小人欲害君子必指為朋黨為誹謗祖宗未嘗罪焉不過竄謫而已惟陳東以諫而死光堯悔之萬里曰此事非光堯之意蓋羣臣汪黃之意也汪黃惡其發已之奸而誅之而其謗及光堯爾太子曰所謂黨為即類之謂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類豈得以黨為罪哉又曰嘗讀

骨鯁集見陳東上書其意甚忠但汪黃視之以為仇故殺之也既退萬里贊葛詹事曰陳東之論甚佳葛曰此是大節目不可使東宮不知

一日講讀畢葛邲因欵語及一朝臣中風暴卒者太子曰何遽至卒乎萬里曰風者虛之極也如木無根遇風則拔如花無蒂遇風則落士大夫以聲色斲喪其根本故至於此太子曰人之根本在元氣豈可不自愛葛邲曰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太子曰枯槁之士無可

欲而不亂易富貴者有可欲而不亂者難人皆能知之  
皆能言之顧行之難耳可不戒哉萬里因舉及仁宗用  
諫疏首黜梳頭夫人事及仁宗時故事端午日宮中必  
奏樂一日是日召對一士大夫未對間一宦者持幅紙  
呈奏樂故事仁宗擲之地既對而入宮嬪有問者仁宗  
怒曰何辱我我方見一賢士大夫而乃作此彼聞之必  
謂官家在宮中只取快樂不憂勤天下端午罷奏樂自  
此始人主何必遠師堯舜自有本朝堯舜葛邲又因舉

及仁宗時宮嬪一日羣請遞遷仁宗不可曰外廷必不肯堅請曰此事在官家何問外廷仁宗不得已命各取金箋一幅御筆書曰某人可美人某人可才人某人可婕妤以遺之曰此即王命可寶歲之衆皆謝他日有司給俸錢皆如故衆又請曰某等蒙遷秩而有司不增俸何也仁宗曰我固嘗謂汝汝不信今宰相臺諫果皆執不可奈何於是衆默然退而取御筆繳納太子欽賞不已時諭德沈揆講尚書至不遜聲色萬里因舉其說曰



適見沈揆講義云邇近也不邇聲色者不近之謂也近之且不可而况耽樂之乎此論甚佳太子亦曰甚佳萬里讀陸宣公奏議至陸贄救竇參等三狀太子曰參諧贄而贄救參此全非私意全是公義又曰參之奸邪而相之此德宗無知人之明也

淳熙十三年正月朔北使在庭錫宴知大宗正趙不息建言云皇太子錫酒方立飲於前而皇孫平陽郡王安坐於後父立子坐非是請改定其儀上下其議太子笑

曰尊無二上在君父之前則某父子皆臣子也安得致私敬且平陽與從官坐席再重未賜酒則偕坐平陽安得獨立亂班時論服皇太子有學且知禮

前漢州太守賈偉秩滿還奏事因言及道經鄂州大將郭果掎克軍士狀上遣人廉其事果伏軍中權酷非法他皆不伏且白偉嘗以布三千疋鬻於軍不受故怨而諸請與偉辨上以其事付太子議裁決以聞太子曰將臣固不可以一言動搖亦不可以一言罪偉罪偉則言

路自此壅於上聞矣朝議避之

丙午九月下澣暄甚晦日大雪十月二日至講堂講讀  
既畢太子曰忽暄驟寒此陰陽升降之理也詹事葛邲  
曰陰陽之升降蓋陰陽之消長也陰長則陽消陽長則  
陰消君子小人亦然否泰二卦是也萬里曰治亂安危  
亦然太子曰且如宣和之治所宜豫備而小人贊之以  
奢侈贊之以邊功非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也萬里  
讀三朝寶訓至祖宗不殺羔羊不食水禽及袴紋倒等

事太子曰祖宗之德仁儉二字而已

萬里讀三朝寶訓至唐末孟昭圖朝上疏暮不知所在  
萬里執牙笏曰唐僖宗與宦官田令孜陳敬暄同處議  
天下事左拾遺孟昭圖上疏諫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  
昭圖嘉州司戶沉於墓頤津太子憤然曰至矯詔則唐  
事無可言者萬里曰唐自高力士以後宦官用事至於  
唐亡太子曰高力士以後宦官至三千人仇士良謂天  
子不可使觀書親近儒生萬里曰此仇士良之黨送歸

求其教士良誨之曰天子觀書近儒生見前代興亡則我輩踈斥矣當以田獵聲色玩好娛悅之則我輩親矣其黨皆拜謝而去士良至自稱定策國老謂文宗為負心門生天子文宗不勝其忿遂與李訓鄭注謀欲誅之甘露之禍誅戮大臣流血殿庭文宗飲恨以沒宦官豈真不可去乎蓋是時老成有裴度謀臣有李德裕文宗不與君子圖小人而與小人圖小人此其所以敗也太子曰然淳熙乙巳史方叔侍郎既以敷文閣待制奉祠于是東

宮闕侍讀一員時經營欲得之者甚衆一日詹事余處  
恭葛楚輔見梁丞相丞相問云宮僚闕勸讀官如何余  
葛二公對曰今日請問固欲白此乃合辭以誠齋為薦  
丞相可之既而廟堂諸公將進擬在選中者凡七八人  
余葛又與廟堂議損其數凡經營者皆削其姓名乃定  
議以吳春卿陳蹇叔胡子遠何一之及誠齋凡五人連  
名進擬八月初八日早進呈上閱至胡子遠云也得又  
閱至誠齋云這箇好也麼遂得旨以誠齋兼侍讀命既

下初九日余葛二公與諭德沈虞卿侍講尤延之上講  
堂皇太子問云新除楊侍讀得非近日上封事極言者  
乎余處恭對曰是也其人學問通達操履剛正其誠實  
又甚真尤工於詩太子曰極好此間亦有數人經營欲  
得之皆是由徑政不要此等人今除楊侍讀極好余葛  
諸公既退更相賀以謂官僚皆得端人正士不容儉人  
曲學於其間也先是五月二十四日誠齋上封事極言  
天災地震敵情備召得國勢君子小人凡三千餘言不

報余處恭因講讀之暇嘗為太子誦之太子竦聽稱善  
故知誠齋姓名云

太子即光宗皇帝史名彌正梁名克家余名端禮葛名  
邨吳名燠陳名仲諤胡名晉臣何名萬沈名揆尤名袤  
上孝宗皇帝誠齋親結主知天語稱好誠齋不負天  
子讀陸宣公奏議讀資治通鑑三朝寶訓皆效忠規於  
太子時人以為稱職後四十有八年紹定壬辰正月十  
八日男長孺謹識





誠齋集卷一百十三